

DA SHANG HAI WAN HUA TONG

潘益大●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上海
万花筒

社会大特写荟萃

大上海万花筒

——社会大特写荟萃

潘益大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顾兴业
封面装帧 杨德鸿
插 图 王晓阳
王厚家
钱自成

大上海万花筒

——社会大特写荟萃

潘益大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光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64,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300

ISBN7—08—00652—0/G·98

定价4.15元

序　　言

潘　益　大

(一)

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兴起了一种后来被称之为“社会大特写”的崭新的写作文体，其来势之猛，犹如决堤的春潮。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这类大特写，大剂量、高密度地占据了大报和小报、硬性和软性刊物的版面，成为广大读者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以至于一时间使其他曾经走红的文学样式也黯然失色。

凡普遍流行的社会现象，总是某种社会需求的反映。一种新的写作文体的勃兴，也非偶然。

眼下的时局，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关键的一刻。奔涌了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勃勃生机，同时，随着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也挑战式地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再满足于个人家庭生活琐事的议论，而把审视、疑惑的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以便从中寻求建立新的更为合理的社会结构的钥匙，求得自身与社会的同步发展。

社会大特写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因而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

(二)

现在要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评价社会大特写的功能也许为时尚早，但从其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中，我们确已看到了它区别于其他写作样式的鲜明个性。

从深层上揭示当代社会的演变，这是社会大特写的主要特点。由改革、开放带来的都市中一点一滴的细微变化，无一遗漏地都在社会大特写中有所折射，从个体户的暴富到大学生的厌学，从街头的酒吧、发廊到企业的回扣、债务，大特写的作者们给我们提供了上海滩一幅幅全景式的社会图画，一个个活龙活现的社会众生相。作者的笔触紧扣时代的风云，只要社会某一层面的变化刚露端倪，大特写的长镜头就立即加以追踪，正是在捕捉社会“热点”上的快速，吸引了读者的视线。

社会大特写以鸟瞰式、广角镜般的描述见长，以理性的思辨给人以启迪，但这并非说它可以用观念的堆砌来取代事物真相的刻划。一篇好的大特写总是通过自己特殊的聚焦，把林林总总的人和事透视得栩栩如生。这里既有生动的生活细节，又有在特定场合下人物的典型心态，离开了这些细节和心态的铺陈，社会大特写也就失去其真实可靠性。

当然，深刻的认识价值并不排斥社会大特写独特的审美价值。当着某些粗制滥造的报告文学渐渐丧失其原有的文学价值时，社会大特写从一开始就以其优美的文字、隽永的哲理和巧妙的剪裁，乃至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给读者以赏心悦目的美感。因而社会大特写完全有理由在文学长廊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以特有的风格，给当代中国文学百花园增添新的色彩。

作为新闻领域崛起的崭新的写作文体，社会大特写在选材上富有很强的新闻性、时效性和可读性。它既没有纯文学远离尘世的孤傲性格，又剔除了俗文学粗鄙媚俗的平庸习气。只要不改初衷地发扬自己的优势，社会大特写的这一独特品位，必将使自己的生命之花久盛不衰地开放下去。

(三)

社会大特写的热心作者绝大部分为奔波在生活第一线的新闻记者，或与新闻事业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通讯员，这一现象是发人深思的。

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里，记者不应是舆论机器上喇叭工具，而应是社会良知的集中体现。热情地讴歌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无情地抨击生活中的黑暗腐朽，这是记者的天职。当我们背负着旧时代遗留的积淀追逐明天时，更急切地关注着社会病态的消除，以期为新的社会理想的实现奠定路基，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毋须责备作者们暴露阴暗面多于颂扬歌舞升平，——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我们实在是太多陶醉于那一点可怜兮兮的光明了——倒是要感谢他们为清扫社会垃圾所作的艰苦努力。正是由于这种努力，才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记录。

(四)

大上海从来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大上海以其对共和国的卓越贡献自立于世界，又以其长期超负荷运载而日益显示自己的疲惫劳累。

作为远东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金融中心之一，这个

大都会敏锐地反映着当今信息时代瞬息万变的社会百态，它的每根神经都连接沟通着世界潮流的演进。大上海无疑是了解当今中国的最好教科书，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不能不关注着上海的命运，关注着上海人。

正是鉴于这个考虑，我愿将此书奉献给海内外读者们。

在题材上，尽量扩大视角，力图能涵盖社会各层面；在写作上，力取上乘之作，虽然实际上水平高低悬殊有时很大。而目的只有一个，让读者能全方位地了解今时大上海纷繁复杂的情状，同时，通过阅读多少也获得一点艺术上的享受。但是是否已真正做到这一点，只有让读者来评判了。

(五)

作为一个职业新闻评论工作者，我长期从事着一项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写作事业。当我不能通过自己的笔自由地抒发自己的社会见解时，社会大特写便率先闯进了我那乏味的生活。虽然这一写作样式给予我的自由仍然有限，但无论如何，其驰骋天地是要广阔多了，有趣多了，也舒畅痛快多了。其中所拥有的那份写作快感，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真正体验。

此书的编辑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进行的，幸亏有同行们的热情相助，才得以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完成。同样，要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的责任编辑顾兴业的一再督促鼓励，此书也不能较快地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岁月悠悠，人生短暂。假如此书能给读者诸君并不轻松的生活增添一份乐趣，提供一份思索，我就心满意足了。

写于1989年细雨霏霏的清明时节

197189

目 录

序 言 潘益大 (1)

第一部分

- 钱，在寻找出路 谢德辉 (3)
富翁之子 崔以琳 (34)
财神在街头游荡 桂兴华 (46)
出国热中的暗流 尹明华 (57)
青春的骚动 潘益大 (74)
公共部位 陆幸生 (88)
当代“斯芬克司难题” 高慎盈 (101)
TAXI误区 潘益大 (114)
当代掮客 万 钧 (127)
回扣面面观 张圣禄 (135)
“市场经理” 张圣禄 (143)
“白相相”扫描 叶永平 (154)
来自性病诊所的报告 黄汉民 (164)

第二部分

- 上海酒吧 吕爱国 (223)
夜生活心态录 潘益大 (237)

人体模特儿咏叹调	王金海	(246)
减肥热	胡绳梁	(260)
新偶像	程 浩	(269)
上海 S·O 总部在波士顿	朱全弟	(280)
流星在校正轨迹	谢德辉	(306)
流失的“正统”	吴纪椿	(318)
编外市民	万 钧	(332)
“打工仔”	郑 健	(343)
东洋大插队	吴纪椿	(351)
中奖之后	余 炳	(359)

第三部分

上海人	余秋雨	(373)
附录 作者简介		(394)

第一部分



钱，在寻找出路

谢德辉

我们对于同时代人的最鲜明生动的印象是从采访中得来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如此。

——〔美〕丹尼斯·布赖恩

大约半年前，一张辗转托人带到的纸条漫不经心地飘到我桌上。字迹给人的印象极不佳，歪歪斜斜的寥寥数语中却有薄薄一层浪漫色彩透出：“明天下午四点，南京路东亚饭店门口，我手拿英文中国日报。一定来。应颖。”英文报纸？一位开饭店的个体户姑娘与英文报纸？我下了赴约的决心，尽管这位素昧平生的姑娘还不懂在“一定来”前面冠上一个“请”字。

“呵，对你说声‘抱歉’……”

一位普普通通的姑娘。相貌一般，身材中等，打扮也寻常。但二十二岁妙龄应具的青春活力，对小伙子们就不会没有吸引力。她率先伸出右手：“走，上咖啡厅去。东亚的咖啡厅是上海滩最高级的。还有，晚饭我请客。”

最后这话将一片疑云托出我的心头。这种场合装傻也许

是最聪明的办法：“不如上你的餐厅去，欣赏你的烹调手艺。”

回答我这调侃的，是娇嗔的一眼：“为了跟你谈一趟，我的餐厅今天关门一天。关一天门要损失多少？少赚的钱加上浪费的菜，少讲讲一百五！不过，钞票我一点也不在乎……”

她当然不必在乎。高中毕业，大学中专技校都考不上，招工考也落榜。走投无路，毫无思想准备地被鼓动着加入个体户的行列，又毫无思想准备地积聚起一大笔钱来。

“不过，钱太多了，心里反倒不踏实，讲起来也真奇怪。读书的时候，总以为有钱就一切都是没有缺点了。现在真发财了，天平的一头反倒象少了点什么。少啥呢？好象少个人管。父母看我日子很好，不来管我。派出所、税务所看我没有犯法也没有漏税，不来管我。其他人就更不管了。没有人管还不好？真是天生贱骨头，你一定要笑我。不过真的，真希望有个人在我身边，管管我……”

弦外音是再清楚也没有了，甚至清楚得有点叫人不安。她向往有一位丈夫，一位如意郎君。既然我是在“上层建筑”（她的原话）工作，那么，在茫茫人海中张开双臂，等待着她投入怀抱的那位王子，极有可能就隐藏在我认识的人里。我能不能帮助她“寻寻觅觅”？然而，她会不会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实质上是对我存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呵，没有，这太好了。

“你已结婚了。没人告诉过我，但我就是知道。开饭店，人接触得多了，是怎样的人，我一眼就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不过，也就是因为我看人看得太准了，所以朋友老是谈不好……”

想找什么样的朋友呢？

“有才，有事业心，当然也要正派，良心好。其他要求不

高。经济条件更是不论，没有工作也不要紧，我养他。他安安心心做学问好了，其他一切问题我全部包下来。家务来不及，请佣人。保证每天揩面水大脚水端到他面前，每顿饭盛好捧到他手里。做哪方面的学问？他喜欢啥就啥，我都为他准备好了。有个同学在南京路新华书店工作，我跟她讲好了的，新到的书，不管什么书，只要她认为好，有价值，就每种帮我留一本。我每个月用黄鱼车去一趟，车回来没有地方放就用纸板箱一箱一箱装起来。街道图书馆？三只街道图书馆也难跟我比！任何人不借，我买书不是为了借给别人的。要多少钱？要不了多少。一个月一千元，书就多得你屋里也不认得了。我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地方可花钱？不象那些男的个体户，钞票都掼进赌博、白相女人里……”

如此，何以找不到“应征者”呢？假如在国外……试看希腊那位女船王的身旁，如云的求婚者演出了多少悲剧与喜剧！是姑娘整天忙着赚钱，没机会接触小伙子？不！

应颖取出一本50开本的精美日记簿。仍是那给人视觉印象极不佳的字迹，记载着她以结婚为目的而接触过的男性情况。共有百来个，清一色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他们被分为两大类：“有前途”和“没前途”。对于后一类，除记下姓名年龄和单位外，未加任何说明，显然是认为不合目标而被摒除在扫描范围之外——请回忆一下她曾用肯定得不能再肯定的口气说：“是怎样的人，我一眼就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她的一腔精诚，一厢情愿地贯注在那些“有前途”者身上，然而……还是抽几条有代表性的来看看吧（错别字和语句不通之处已纠正）：

——钟某，32岁，自动化研究所。不肯见面，只肯和介绍人一起到饭店来偷看我。看过后讲我“揩台布面孔汰脚布的

料”，钞票再多也没有人要。他要郎才女貌，要清高，不愿拿自己的才卖钱，却要以自己的才赚人，赚来东方第一美女，世界第一美女……

——林某，26岁，职大教师。认识一个月后，逼着要看我存折，否则就不谈了……

——刘某，30岁，上钢厂工程师。见面一分钟就讲有事走了。后来对介绍人讲，他主要是来看看我会不会是残疾。没有残疾又问我我会生小孩哦，器官完整哦。甚至问我屁股后面会不会有尾巴，会不会得什么心理孤癖症，大概是怀疑我神经不正常。因为古今中外都是男的出钱，女的出“人”；只有女的“人”不完整，才会出现倒贴户头……

——葛某，25岁，大学研究生。见三趟面。最后讲夫妻要志向相同，我只想要钞票（他怎么知道我只想要钞票？），他一心要事业，同床异梦，结果一定是离婚……

——张某，28岁，化工研究所。见面五分钟就象饿狼……

——查某，29岁，大学教师。见面一趟。一礼拜后来信回绝：经再三考虑，你是个体户，以后很难预料，万一政策改变，我跟你吃不尽苦头……

——刘某，30岁，出版社编辑。介绍人没有介绍清爽，见面后一听我有这么多钞票，立即跳起来：你以后不是可以爬到我头上啦……

——金某，27岁，某学院研究生。什么？你养我养家？我还算男子汉？你这是存心要我丢脸还是怎么的……

——王某，28岁，报社记者。我爱你，真的。钞票多也不是坏事。可惜你是22岁，我姆妈讲要“六冲”的……

——沈某，26岁，业余诗人。谈了三个月。第一次见面

就把发表过的诗全部带去。诗好不好不晓得，看不懂，但良心极坏。要我结婚后把存款全部交给他，再每月交给他一千块，还讲他怎么用我不许管……

——余某，31岁，牙科医生。面孔比税务局还一本正经，盯着我问偷税漏税过吗？否则钞票怎么会这么多。据他知道，个体户十个有十个偷税漏税……

——王某，25岁，市机关工作。象智力大奖赛一样问了我几十个问题，最后讲我的智商属中等偏下，他的高智商被我的一平均，将来的子女肯定不会有出息……

.....

“看见了吗？别人为我介绍一个，我就丢一回脸，弄得我都怕去见人了。你再为我介绍，一定要请对方考虑周全了再见面！不要再象不出钞票看怪物那样——许多男的就是把我当怪物了。一般中国人都太穷，看见跟他们一样的人里出了有钱的人就觉得怪，一个女的、一个小姑娘有一大笔钞票就更加觉得怪了……”

那么，你可以先别提你的钱。待大家有感情后，再……

“不！那我还找得到好的啦？没有这一笔钱，我有什么给人家看中？”

哦，如果说你的一大笔钱犹如地狱的炼火，被你载入日记本的那群斯文人士的灵魂全都经受了一次严酷的裁判，那么你，姑娘，你自己的灵魂也同样无可避免地经历着公正的检验……

“女人是朵花，可以插在牛粪上，也可以别在西装上。总是别在西装上的好吧？女人本来就没啥戏可唱，加上是个体户就更加没有花头。只要在别人面前能抬起头来，暗地里做牛做

鸟我也心甘情愿。唉……别看你已结婚了，实际上你还是不知道做女人有多少苦。有空时，我总喜欢到大饭店门口去看那些办喜事的新娘子。别看她们打扮得如花似玉，脸上笑吟吟的，实际上心里是上下(忐忑)不安的。结婚如赌博，都是博一记的事情——喜酒一吃就定终身。这个男的，结婚前就鸡鸡狗狗的不讲了，就是结婚时花好桃好样样好的吧，谁知道结婚后他会不会变成魔鬼？结婚又比赌博还不如。赌输只是输一笔，结错婚就错一生一世。对于我，还有一个特殊情况，讲来讲去又是我的钞票。看中我钞票不看中我人的，不晓得有多少；而我又只有依靠钞票多去寻一个合意的人。你说复杂吗？复杂得来……我也形容不出。想起来，大概钞票是不能太多。那些男的也许是对的：一个女的，再加上钞票多，大概真变成了一个怪物。你说呢？”

古时有一则一个财主和一个长工的笑话。财主富比王侯，却整天愁眉不展；长工一贫如洗，却整天欢声笑语不断。财主老婆骂财主有福不会享。财主苦笑一声：“那还不容易？”便取了一小袋金子送给长工：“你忠心耿耿干了这么多年啦，拿上这些金子干点其他事情去吧。”当天晚上，长工为如何使用这些金子而长吁短叹一声接一声，辗转反侧，彻夜难成寐……不过，等等，何以自苦如此？古代还有一则笑话。一条干涸的小河上有座小桥。一位瞎子过桥时不慎失足，双脚悬空，双手抓住桥板高呼救命。有人告诉瞎子：桥不高，桥下没水，放手跳落就行了。瞎子不信，双手仍死死抓着大喊救命，直至精疲力竭哀号一声跌落尘埃。一场虚惊，安然无恙的瞎子后悔不迭：“蚤(早)知是实地，何久自苦耶？”……你，姑娘，你笑了？你似乎领悟到一点什么了？那好，你已经有一大笔钱了，你是不是